



ANTUSHENG
TONGHUA GUSHI QUANJI
MeiHuiBan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美绘版}

zhong——中





ANTUSHENG
TONGHUA GUSHI QUANJI
Nei Hu Ban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美绘版}

zhong——中



林 桦 / 译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美绘版}

zhong —— 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美绘版(上中下)/(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林桦译。—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007-8616-0

I. 安… II. ①安… ②林… III. 童话—作品集—丹麦—近代 IV. 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708 号

ANTUSHENG TONGHUA GUSHI QUANJI (上中下)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寒梅

装帧设计: 缪惟

策划: 缪惟 高秀华 胡光

美术编辑: 缪惟

责任编辑: 缪惟 高秀华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恒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1092 1/16

印张: 43.5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50 千字

印数: 1—11000 套

ISBN 978-7-5007-8616-0/I·928

全套定价: 65.4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安徒生

丹麦的洁白天鹅

安徒生，一位以童话而名扬世界
的丹麦诗人。

他的童话在近 150 年中被翻译成
140 多种文字，从丹麦传向世界。

他的读者没有年龄的界限，世界
各国的孩子和大人都深深地被他的
童话所感动。

他的童话故事被改编成话剧、电
影、电视剧、连环画和舞蹈，在世
界各地上演或印发。

安徒生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
宝库中的一部分。



妈妈，你可看到天使在我身旁？

你可听到那乐声是多么婉转？

瞧，他的一双翅膀多么洁白，多么漂亮，

这翅膀上定是上帝恩赐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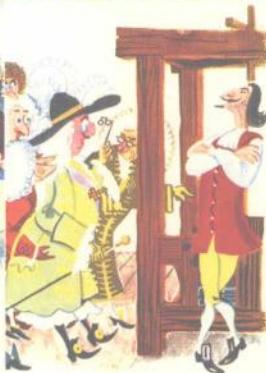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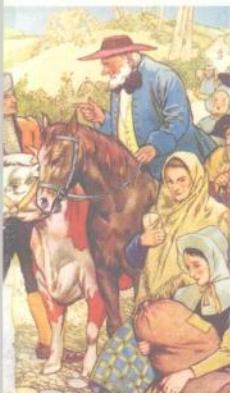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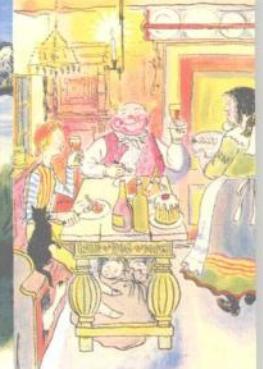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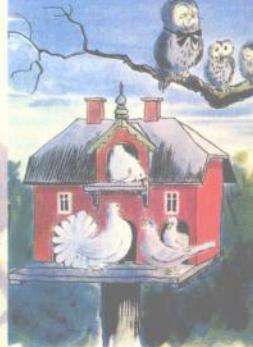
绿、黄、红，多少色彩在我眼前闪现，

那是天使把鲜花抛散！

我是不是活着就能长出翅膀，

还是，妈妈，得等到我死后才能如愿以偿？

——摘自安徒生《你窗中的孩子》



妈妈，你可看到天使在我身旁？
你可听到那乐声是多么婉转？
瞧，他的一双翅膀多么洁白，多么漂亮，
这翅膀上定是上帝恩赐的光芒；
绿、黄、红，多少色彩在我眼前闪现，
那是天使把鲜花抛散！
我是不是活着就能长出翅膀，
还是，妈妈，得等到我死后才能如愿以偿？

摘自安徒生《称颂中的孩子》

目录

CONTENTS

凤凰鸟	1
一个故事	3
无声的书	6
有区别	8
古碑	11
世界上最美的玫瑰	13
一年的故事	15
在终极的那一天	20
千真万确	23
天鹅巢	25
好心情	27
伤心事	30
各归其位	32
住在食品杂货店老板家的小精灵	37
再过十个世纪	39
柳树下	41
一个豌豆荚里的五粒豆	49
从天落下的一片花瓣	51
她不中用	53
最后一粒珍珠	57
两位姑娘	59
在海的极处	61
小猪攒钱罐	63



目录



易卜和小克里斯汀妮	65
笨汉汉斯	71
通向荣誉的荆棘路	74
犹太姑娘	77
瓶子	80
睿智者的宝石	85
没有画的画册	93
肉肠签子汤	111
光棍汉的睡帽	118
做出点样子来	125
老橡树的最后一梦	129
字母读本	132
沼泽王的女儿	136
跑得飞快的东西	155
钟渊	157
狠毒的国君	159
风所讲的关于瓦尔德玛·多伊和 他的女儿们的事	161
踩面包的姑娘	168
守塔人奥勒	173
安妮·莉丝贝特	177
孩子话	183
一串珍珠	185
墨水笔和墨水瓶	190
墓中的孩子	192
家养公鸡和风信公鸡	195
“真可爱”	197
沙冈那边的一段故事	201
演木偶戏的人	220
两兄弟	223
教堂古钟	225
搭邮车来的十二位	228

fenghuang
niao

凤 凰 鸟



在极乐园^①中，在知善恶树下有一丛玫瑰。在这里，从第一朵玫瑰中生出了一只鸟。它飞翔起来就像光在飞翔，它的颜色璀璨，它的歌声美妙。

但是，当夏娃违禁食了知善恶树的果实，她和亚当被逐出极乐园的时候，从惩罚的天使的火焰之剑上，落下一颗火星到鸟的巢中，并且点燃了鸟巢。鸟儿在火焰中被烧死了，可是从火红的蛋中却飞出了一只新的、唯一的一只，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凤凰鸟。神话说，它在阿拉伯筑巢，每百年它就在巢中将自身烧毁。一只新的凤凰，世上独一无二的，从火红的蛋中飞出^②。

这鸟在我们四周翱翔，其速似光，其色斑斓，其歌美妙。母亲在婴孩的摇篮边坐着的时候，它便来到孩子的枕头旁边，用双翼在孩子的头上扇动，孩子头上现出灵光。它飞过简朴的房间，里面有了太阳的光芒，粗陋的衣柜有了紫罗兰的芬芳。

但是凤凰鸟并不单是阿拉伯的鸟，它在拉普兰^③的冰原上，在北极光的光芒中飞翔，在格陵兰短暂的夏日里，在金黄的花间飞过。在法伦^④的铜崖下，在英国的煤矿区它变成一只满身有粉的飞蛾，飞过虔诚的劳工手中的赞美诗集。它在莲叶上顺着恒河的圣水流下，看见它，印度姑娘的眼睛便发光明亮。

啊，凤凰鸟！难道你不认识它？极乐园的鸟，歌里的圣洁的天鹅！它坐在狄斯比斯戏车^⑤上，成了一只唠叨的乌鸦，拍打着它那沾满残渣碎末的黑翅；它用天鹅的红嘴拨动冰岛的音乐竖琴；它变成奥丁的渡鸦^⑥歇在莎士比亚的肩上，对着他的耳朵细声说道：不朽啊！它在诗歌欢宴的时候，飞过了瓦尔特堡^⑦的宴会大厅。

啊，凤凰鸟！难道你不认识它？它为你唱《马赛曲》^⑧，你吻着从它翅膀上掉下的羽毛；它带着极乐园的光辉飞来，而你可能转身去看那翅膀上有金箔的麻雀^⑨。

啊，凤凰鸟！每百年更生一次，在火焰中诞生，在火焰中逝去，你的图像被装在镶金的框子里挂在富人的厅堂中。你自己则孤寂地、漫长地翱翔，铸造一个神话：凤凰鸟在阿拉伯。

在极乐园里，当你在知善恶树下，在第一株玫瑰中诞生的时候，上帝吻你，赐给你真正的名字——诗。



[题注] 《凤凰鸟》最初发表在尤利乌斯·盖尔松编辑，1850年出版的《儿童月刊——新儿童之友》上，后收入1850年5月19日出版的游记《在瑞典》中，是该书的第3章，最后收入1863年3月10日出版的《童话及故事·第二卷》中。

①关于极乐园及亚当夏娃的神话，参见《极乐园》。

②关于凤凰涅槃的传说，参见《极乐园》注⑥。

③参见《冰雪女皇》注④。

④瑞典的地名，法伦附近有大铜山，主要产黄铜。

⑤狄斯比斯（约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文学家，据说是希腊悲剧的奠基人。传说他在希腊各地周游，演出用的道具全装在一 辆车上，于是便有了狄斯比斯戏车一词。

⑥奥丁是北欧神话中全知全能的神。他的肩上歇着两只渡鸦，一只叫虎琴（思想），另一只叫慕宁（记忆）。两只渡鸦每天都要飞向世界。回来时它们便在奥丁的耳旁悄悄地对他讲它们两个看到的听到的东西。

⑦德国图林根地方的著名爵堡，推测建于1070年。1249年前一直是图林根几代公爵的居住地。热爱艺术的赫尔曼领地公爵（1190—1217）曾在此举行过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赛歌会。由于赛歌会上出现了评判是否公正的问题而发生了斗争，即著名的“瓦尔特堡”之战。后世艺术家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便是对瓦尔特堡歌手比赛传说的发挥。

⑧1792年4月24日工程兵上尉鲁思·德利尔通宵写成（曲是否是他创作的，后世有争议）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革命歌曲。最初是莱茵战歌，后因1792年6月在马赛演出而被人称为马赛曲。1879年被定为法国国歌。

⑨指高雅的诗文。



yige

gushi

一个故事



花园里所有的苹果树都抽枝发芽，它们急急忙忙地要在长出绿叶之前先开花。庄子里的小鸭子都到了外面，猫也出来了，它确实是在舔着阳光，舔着它的爪子上的阳光。要是你放眼朝田野看去，就会看到谷粟是无比的绿。小鸟都“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就好像是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你也可以说正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因为这是一个礼拜日。钟声传遍遐迩，人们都穿着节日盛装向教堂走去，一个个看上去都极为愉快；是啊，一切事物都有某种令人欢快的东西；这真是又温暖又幸福的日子，于是人们满可以说：“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人类真正是无比地仁慈善良啊！”

但是，在教堂里，在布道坛上，牧师在高声愤懑地讲着。他说：“人类太不敬神灵，上帝要为此而惩罚他们。他们死后，那些信奉上帝不坚定的人都要进地狱，永远挨烧。”他说，他们的恶根不死，说火永不熄灭；他们永远不得休息安宁。听起来真残忍，他说得那么肯定。他对他们把地狱描述成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洞，世上的一切污秽都混杂着在那里流动；除去赤热的磷火之外，那里没有一点空气；洞没有底，他们在无声中沉落又沉落。单是听听这些就令人怕得要死。但是牧师是从心中讲这些话的，教堂里的人都非常害怕。

然而在外面，所有的小鸟都歌唱得十分愉快，太阳十分温暖，就好像每一朵小花都在说：“上帝对我们大家都好得无法比拟。”是的，那外面没有一点儿像牧师布道时说的那样。

晚上该睡觉的时候，牧师看见他的妻子静静地坐着，在沉思。

“你怎么回事？”他问她。

“是啊，我怎么回事？”她说道，“我这么回事，我的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你说的那些我都不能真正地明白，说有那么多信奉上帝不坚的人，说他们要永远挨烧。永远，啊，多长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罪妇女，可是即使让最大的罪恶永远挨烧，我的心也承受不了。我们的上帝又怎么能承受呢！他，无止无尽仁慈的他，知道罪恶有从内部产生的，也有从外部引起的，他怎么能呢？不，尽管你是这么说的，我还是不能想象这些。”

* * *

那是秋天，树叶从树上落下。那个严肃、严厉的牧师坐在一位弥留者的床前，一位虔诚的信徒阖上了眼，这是牧师的妻子。

“若是有人能从他的上帝那里得到在坟墓中的安宁，得到上帝赐给的仁慈，那么这人

便是你了！”牧师说道，他把她的双手叠在一起，为死者读了一段赞美诗。

她被送往墓地，从这位严肃的男人的面颊上落下了两行沉重的泪。牧师的院子里十分安静，空荡荡的，里面阳光已经逝去，她去了。

晚上了，一阵冷风吹过牧师的头，他睁开了眼睛，就好像是月光射进了他的屋子。但是月亮并没有出来，是有一人的身影站在他的床前，他看见他死去的妻子的幽灵，她十分痛苦地用眼望着他，好像要说点什么。

男人半爬起身来，把双手伸向她：“你没有获得永恒的安宁吗？你在受难吗？你，最好的人，最虔诚的人！”

死者低下自己的头，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把双手放在胸前。

“我能为你求到坟墓中的安宁吗？”

“能！”他听她答道。

“怎么才可以呢？”

“给我一根头发，只要那个火永远不熄灭的罪人的一根头发，一根要被上帝打入地狱、永远遭受痛苦的罪人头上的头发就够了。”

“原来这样，这么容易便可以把你解脱，你，最纯洁的，你，最虔诚的！”他说道。

“好吧，跟我来！”死者说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在我的身边，你的思想想着哪里，你就可以飞到哪里。人眼看不到我们，我们便到了他们最隐秘的地方。但是你必须用你的手肯定地指给我那个永远要受苦难的人，而且必须在鸡鸣之前找到这个人。”

就像是由思想托举着一样，他们迅速地来到一个大城市里。屋子的墙上有火焰字母组成的各种极大罪恶的明亮的名字。骄横、贪婪、酗酒、放荡，简而言之，全部罪恶的七彩虹^①。

“就是的，在里面，正像我相信的那样，也像我知道的那样。”牧师说道，“住着那些永恒的火要烧的人。”他们站到一个宏大明亮的大门前。宽阔的台阶上铺了地毯，两边摆着鲜花，跳舞音乐从喜庆的大厅里传出，卫侍穿着丝绸和丝绒的衣服，拿着包了银的长杖。

“我们的舞会可以和国王的相比！”他说道，转身向着街上的人群。他从头到脚都透出这样一种思想：“往门里瞧的穷家伙们，在我面前，你们全都是些讨饭的！”

“骄横！”死者说道，“你看见他了吗？”

“他！”牧师重复道，“看见了。不过他是一个傻瓜，一个小丑而已，不会受到永恒的火烧永遭痛苦的！”

“只不过是一个小丑！”这个声音从骄横的屋子里传出来，里面的人全是小丑。

于是他们飞进了贪婪者光秃秃的四壁里面，那里有一个瘦骨伶仃的人，冻、饥、渴弄得他直打哆嗦。老头子全神贯注地想着他的金子。他们看见他像是在发高烧那样，从一张破烂的床上跳起来，把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取下，藏在里面的一只袜子里装着他的金币，他摸着他的破破烂烂的外衣，他的金币缝在那里面，湿漉漉的手指在颤抖。

“他生病了，是一种疯狂症，一种没有欢乐的疯狂症。恐惧和噩梦钳制了他！”

他们匆匆地离去，来到了罪犯的大木板床前，罪犯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在上面。其中一个像一头野兽一样一下子从梦中跳了起来，可怕地叫了一声。他用他那尖削的手肘敲了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

“闭住你的嘴！你这个畜生，睡你的！——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他重复说道，“是的，他每天晚上都来吼叫，掐我的脖子。在非常冲动的时候我采取了点什么行动。我天生是个火暴性子，弄得我第二次被关进这里。可是，若



是我干了坏事，那么我当然该受罚。只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意识到：上一次我从这里出去经过我主子庄园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在我身上弄得我烦躁不安。我在墙上划着了一根火柴，火柴靠草堆顶太近。所有的东西都猛地燃了起来，就像我冲动起来一样，火势猛得很。我帮着救牲口救人。除了飞进火里的几只鸽子，还有一只被拴住的狗以外，别的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被烧着。我没有想到那只狗。可以听到它的号叫声——只要我想睡，那个号叫声我就可以听得到。我一睡着，那狗也就来了，大极了，浑身是毛；它扑到我的身上，吼叫，压着我，掐住我。——你倒是听一听我说，你可以打呼噜，整夜打呼噜，我却连一小会儿都睡不成。”血冲上了他的眼睛，他扑到他的同伴的身上，用拳头打他的脸。



“愤怒的玛兹疯病又发作了！”大家都嚷了起来。其他的罪犯抓住他，和他扭打，制服了他，把他的头按到双腿间，把他捆得死死的，血就像要从眼里、毛孔里冒出来一样。

“你们会弄死他的！”牧师吼着，“不幸的人！”就在他伸手护住这个有罪的人，这个狠狠地吃了苦头的人的时候，场景变化了。他们飞过了堂皇的大厅，贫瘠的房屋；放荡、嫉妒，所有深重的罪孽都从他们身旁涌过，一个执法的天使宣读着他们的罪行，他们的辩护；在上帝面前这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上帝能洞悉每个人的心，他知道一切，从内部产生从外部引起的一切坏事，他仁慈、博爱。牧师的手在颤抖，他不敢把手伸出去，从罪人的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来。眼泪泉水般的从他的眼中涌出，但那是仁慈、博爱之水，这水浇灭了地狱的永恒之火！

这时鸡叫了。

“仁慈的上帝啊！请你赐给她在坟墓中安宁吧，这一点我没有能够做到。”

“我现在得到安宁了！”她说道，“驱使我到你身边来的是你的严峻的语言，你对上帝和他所创造的生灵的晦暗的态度！认识清楚人类吧，即使在最可恶的人的身上也有一份上帝存在。这一份将会胜利，会浇灭地狱之火！”

牧师的嘴被亲吻了一下，他的四周亮起来了！上帝的明亮的太阳照进了他的屋子。在这屋子里，他的妻子宛如活时一样，温柔而亲切，由上帝派来，把她从梦中唤醒。

[题注] 《一个故事》最初收入1850年5月19日出版的游记《在瑞典》中，是该书的第13章，后收入1863年3月10日出版的《童话及故事·第二卷》中。

①基督教信仰中说，人世间有七种最大的罪恶。除去这里提到的四种外，另外三种是：嫉妒、愤怒和无关怀之心。

wusheng
deshu

无声的书



在通往树林的大道边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农舍，人们可以一直走到农舍跟前。太阳照着，所有的窗户都是打开的，屋子里面是忙忙碌碌的人。但是在院子里，在盛开着的丁香树荫里，搁着一口还没有钉盖的棺材。死者已经被安放在里面。这一天的上午他就要被送去埋葬掉。旁边没有人守护，没有人用哀伤的眼望他，没有人为他哭泣。他的脸上盖着一块白布，在他的头下垫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书的每一页都是一整张灰色的纸，所有各页之间都夹着一朵枯萎了的花；这些花都好好地被保存着，可都被人遗忘了。真是一本完整的植物标本集，是从各个地方收集起来的；它也要被葬入墓中，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死者是谁？”我们问道。得到的回答是：那个乌普萨拉^①的老学生！他一度是很机敏的，会深奥的语言，会唱歌，是啊，还会写诗，人们都这么说。可是，这中间发生了点什么妨碍这一切的事情。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想法，自暴自弃，沉溺于烧酒之中，他的健康也随之而消失，他便来到了乡间，这里有人供他吃住。只要晦暗的思绪不笼罩他，他就会虔诚得像一个孩子一样。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很强壮，像一头被追逐的野兽在树林子里乱撞乱跑。可是，如果我们把他弄了回来，让他在这里看看这本夹着干植物的书的时候，他就可以整天坐着把一株又一株的植物看了又看，而且常常有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下。上帝知道，到底这些植物让他想起了什么？但是他要求把书带进棺材。现在书已经放在里面，不一会儿棺材要被钉死，他便会在坟墓中得到自己的甜蜜的安息。

盖尸的布被揭开了，
派平和，一线阳光照
只燕子箭一般飞
向，在死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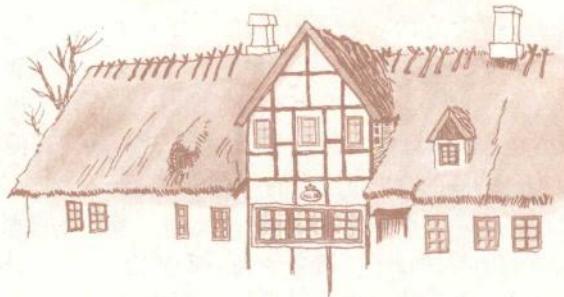
死者的脸上一
射到他的脸上；一
进树荫，转了一个方
头上“叽叽”叫着。

可是真奇怪，我们大家想必都知道，若是把我们年轻时代的信拿出来读一读的话，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生活的一切希望，一切悲伤都会猛然浮现。当年我们和他们亲切生活在

一起的那些人中，有多少现在对我们来说已如死去一般。然而他们依旧活着，他们都是当年我们一度深信与他们友谊牢固、能同甘共苦的人，但是我们多年来不太想他们了。

书中那片枯萎的橡树叶引起了对一位朋友的回忆。学生时代的朋友，终生的朋友，他从绿林中摘下这片叶子，把它插在大学生的帽子上，这便表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现在他生活在何方？叶子保存下来了，但是友谊却被忘却了！这儿是一棵外国温室植物，太娇嫩了。北方的花园里长不出它来，就好像它的叶子上还留着芳香！她，高贵的温室里的那位小姐，亲自送给他的。这是一朵他亲手摘下，用泪水浸湿过的白睡莲，甜水中的白睡莲。这是一株荨麻，它的叶子又说些什么呢？他摘下它把它保存起来，想的又是什么呢？这是孤寂的树林里摘来的铃兰花；这是从小旅店屋里的花盆中摘来的忍冬；这是光秃锐利的草秆——！

满是花儿的丁香把它的鲜嫩芬香的花束垂到死者的头上——，燕子又飞过去了：“叽！叽！”——现在人们拿着钉子和榔头来了，棺盖盖过了死者，里面，他把头歇在那无声的书上。保留下来了——被忘却了。



[题注] 《无声的书》最初是安徒生的游记《在瑞典》的第16章，后收入1863年3月30日出版的《童话及故事·第二卷》。

安徒生在写《在瑞典》写到他来到丹内莫拉时插入这样一章的缘由可从他1849年6月9日在乌普萨拉写的日记看出：“普仁（即后来担任司长的国务参事托马斯·普仁）给我讲了他在丹内莫拉看到的一座墓：在一个农民的院子里有一个丁香花棚里在敞开的棺木里有一具尸体（这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尸体的头下有堆干树叶，无声的书，每一片叶子都是他生活的一页。”

①乌普萨拉是瑞典的一个城市，以古老而又有极高教学质量的乌普萨拉大学而闻名。



有区别



那是在五月里，风儿吹来还有些凉。但是春天来了，矮丛树木、田野和草地都这么说。花儿都在争奇斗艳，一直开到形成篱笆墙的矮丛那里。就是在那儿，春天亲口讲着他自己的事情。他在一棵小苹果树上讲。这小苹果树只有独独的一根嫩枝，枝上结满了极精巧的粉红色花骨朵，这些花骨朵很快就要绽开，显示出这枝子的一派繁盛景象。它当然清楚自己是多么的美丽，因为美就在叶片里，就像在血液中一样。因此当一辆贵人的马车在它前面的道上停下，当年轻的伯爵夫人说那苹果枝是能见到的最美丽的一枝，说它就是春天自身的最美丽的昭示的时候，它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于是枝子被折了下来，她把它拿在自己纤细的手里，用自己的绸遮阳伞为它遮阳，接着他们乘车进爵府去了。他们的府里有高大的厅堂和装点得很华丽的房间。洁净的白窗帘在敞开的窗子旁飘动；美丽的花儿插在光亮、透明的花瓶里，苹果枝是插进其中的一枝，像用新落的雪雕出来的那一只瓶子，旁边有几枝清新、浅色的山毛榉枝子，看去令人心旷神怡。

枝子于是骄傲了起来，要知道这也是很合乎人情的。

走进屋子的人各式各样，他们按自己的不同身份表示他们的羡慕之情，有的一言不发，有的讲得太多。苹果枝于是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就和各种植物之间一样，是有区别的。“有的是外表体面，有的有实际作用，也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多余的。”苹果枝这样以为。由于它正好被放在敞开着的窗子近旁，从那里它既可以看到花园，也可以望见田野。因此它可以好好看看各种各样的花，可以好好想想这些花：有的很高贵，有的微不足道，有的十分可怜。

“可怜的没有人瞧得起的花草啊！”苹果枝说道，“真是有区别啊！要是这类东西能像我和我同等身份的花草一样有感觉的话，它们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幸。真是有区别啊！但是也真应该有区别，要不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个模样了吗！”

苹果枝用一种怜悯的心特别看着一种在田野里、在沟里大量生长着的花。没有人把它们扎成花束，它们太普通了；就连在铺路的石块缝里也可以看到这种花，它们像杂草一样到处长着。于是它们得了魔鬼的奶桶^①这个很丑的名字。

“可怜没有人瞧得起的花草啊！”苹果枝说道，“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们这么平凡，现在得了这么一个丑怪的名字，你自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是对花草树木来说，就和人一样，应该有区别！”

“区别！”阳光说道，亲吻着盛开着花儿的苹果枝；可是它也吻了田野里那些金黄色的